

读懂了耶稣，你就感悟了至少半个世界



耶稣的凡间之旅

爱火

● 徐 彬 / 著

长 春 出 版 社

1529088

爱火

耶稣的凡间之旅

yesudefanjianzhilü

● 徐 彬 / 著

▲ 长 春 出 版 社

changchunchubanshe

书 名	耶稣的凡间之旅——爱火
作 者	徐 彬 著
责任编辑	张 樱
封面设计	仲 杰
督 印	张国亮
出 版	长春出版社(长春市建设街 43 号)
发 行	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印 刷	长春方圆印业公司
开 本	850×1168 1/32
印 张	11.375
插 页	2
字 数	265 000
印 数	1—11 000 册
版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	199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—80604—706—9/I·149
定 价	15.50 元

(如遇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)

耶稣，一个彷徨于纪元之初的东方人的身影，却奇迹般地走进了所有西方人的心灵，尽管人类可以拒绝任何盲目的信仰和偶像，却没有理由无视这个可能隐藏着世界永恒真谛的大秘密。耶稣用他短暂而惨烈的一生究竟要告诉世人什么样的哲理？他究竟是仁者、智者、殉道者，还是巫师、骗子、诡辩家？他到底是来自上天的神，还是来自民间的凡人？本书作者以神奇的笔法，将无数历史碎片补缀完整，还原成一个久已湮没于历史的震撼人心的画面……

第 1 章

拿撒勒街头走来一个乞丐。

拿撒勒是加利利湖区的一个小镇，它静静地躺在群山的怀抱之中，尽情地享受着阳光和风雨的恩典，同时也在尽情地展示着人类的各种苦难。在那条唯一的泼满污水的街道上，双目失明的乞丐，断了一条腿的流浪汉，还有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麻风病人，成了司空见惯的风景。

那乞丐旁若无人地向前走去，两只无神的眼睛直勾勾地朝天上望去，再配上乱草般的头发和胡子，看上去实在有几分惨人。

对这样一个外来的乞丐，拿撒勒的居民本不会多瞅上一眼，但这个乞丐实在是太特殊了。眼下正是八月上旬，近乎直射的太阳光简直能把岩石烤出油来，而他却身着骆驼毛编成的衣服，腰间还系着一块野羊皮。

没有人相信他是个不怕热的奇人，只能相信他是个疯子。

一大群孩子远远地跟在疯丐后边，小心翼翼地保持着安全距离并且时刻做好拔腿就跑的准备，然后肆无忌惮地笑骂着。然而，疯丐就好像是聋子一样，连头也没回一下。孩子们的胆

量渐渐大起来，抓起石头向他投去，一些石头落在散发着刺鼻臭味的泥水里，泥水溅到他身上，他却无动于衷。有些石头碰到他身上，他还是木然。

突然，从路旁闪电般地伸出一根木杆，疯丐毫无防范，一下子就绊倒了，整个身子平平地跌出去，好像一个装满小麦的布口袋摔在泥水里。

一片人头幽灵般地从街道两旁低矮的房子里冒出来，就好像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。显然是方才那个恶作剧给他们寻到了开心，也就引出一阵高高低低干涩的笑声。

那位制造恶作剧的英雄笑声最为响亮，他得意洋洋地摇晃着一支画线用的羽毛笔，朝着那个不幸的乞丐点点戳戳。

这个人是个染匠，这从他那身色彩鲜亮的衣服就可以看得出来。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有个不成文的习惯，不同职业的人要穿不同颜色、式样的衣服，以示区别。

那乞丐挣扎着爬起来，眼睛却依然怪怪地望着天上。慢慢地，他的眼光低下来，射向那染匠。突然间，从他深陷的眼窝中射出的两道目光变得像刀子一样锋利，脸上的胡须竟然像刺猬一样蓬开来。那染匠从心底生出一丝怯意，不由自主地退后两步。

“拿撒勒人，你们都长着耳朵，可是谁能听见上帝恶毒的诅咒呢？”乞丐的话说得很缓慢，好像是一个字一个字从牙齿缝里蹦出来的。“蛇蝎一般的恶人，不要妄想逃脱天意的惩罚，闪着寒光的斧刃，已经压到了你们的脖子上，你们连祷告的时间都没有，就会身首异处，你们的血肉只配填饱野狗的肚肠。”

再也没有人能笑出声来，拿撒勒没有一个人能骂出这样狠毒的话来，让人在盛夏季节里听了，就好像掉进了冰窖里。

那乞丐边骂边朝染匠进逼，一脸凶相。染匠害怕挨揍，一

个劲儿地朝后退。

爱热闹的人隐隐地围上来，却没有一个打算上前劝架，他们希望能看到一场真正的拳打脚踢，这样起码可以连续一个礼拜不至于无话可说。

眼见得染匠无路可退，乞丐的手指头快要指到了他的鼻头，那乞丐却莫名其妙地一头栽倒在地。周围的人都看得清楚，这一次没有人做任何手脚。

过了好半天，那乞丐还是一动不动。染匠着慌了。如果这个乞丐死了，他就有可能被认定是杀人凶手。按照犹太人的律法，无故伤人致死是要判处死罪的。他蹲下身子，把手伸到乞丐的嘴边，似乎还能觉察到一道微弱的气流。

“这人是恶魔附体了。”染匠好像在自言自语，但声音却很大。

“他一定是恶魔附体了。”染匠的话引来一片附和之声。

没有人对这个结论表示反对，甚至没有人提出疑问，那个外乡乞丐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。既是恶魔附体，那么他的肉体就属于恶魔的，怎样处置都不过分。既可以把他抛到荒郊野外，任凭野兽毒虫吞噬，也可以直接用乱石把他打死。

于是，有人找来两根粗一点的木杆子，把那乞丐搭在上边，便抬起来向镇外走去。

拿撒勒镇外没有崇山峻岭，只是一些低矮的丘陵，上边长着橄榄树以及伞形的松树和柏树。树林中不时吹过阵阵山风，不断地驱散着山外涌来的暑热，令人不由得生出心旷神怡之感。

远远地，从蜿蜒的山路上走来一个人。他是一个极为普通的以色列人，高高的颧骨，瘦瘦的脸，中间分开的黑发披在肩

上，留着整齐而浓密的胡须，如果把他放到一群以色列人当中，谁也找不出他有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。他的年龄在三十岁左右，但长年的劳作，生活的艰辛，在他脸上留下了太多的痕迹，使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苍老一些。

看的再仔细一些，就可以发现在他衣服前襟缀着一个小木片，这说明他的职业是木匠。加利利湖区有很多像他这样的木匠，他们不负责盖房子，只管打家具，修理家具。他们没有固定的店铺，自然就不可能等客上门，只得四处游动，哪里有活就到哪里去。

今天他有些不走运，一连串了好几个村镇，也没有揽到什么活计，只得悻悻然往家里走。

回家的这段路对于他是再熟悉不过了，闭上眼睛也能走上个来回，再转一个弯，就可以望见飘浮在拿撒勒上空的炊烟了。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。

突然，他收住了脚步。从路左边的草丛里，直直地伸出一条手臂，就好像是一截干柴。再往草丛里望去，他发现了一个俯身卧着的人形。

他前后望去，山路上一个人影也没有。整个山林一片寂静。

他壮了壮胆子，凑过去把那个人的身体翻过来。这是一张陌生人的面孔，双眼紧闭，脸上沾满了污泥。

他伸手探了探鼻息，确定这是个活人，又伸手向那人的额头摸去。哟，好烫人呀！他心里有些明白了。加利利湖区和整个约旦河谷，气候都很恶劣，白天热得要命，晚上又冷得要死，常年有人发高烧，烧昏了头便胡言乱语起来，于是就被说成是“恶魔附体”，遭到唾弃。每年他都能亲眼看见好多这样死于非命的人。

他从身边摸出一个羊皮水袋，拔去塞子，往那人的嘴里灌了一些水。他又低着头在周围转了一会儿，拔起几株野草，撸下叶子，用嘴嚼烂，一部分敷在那人的太阳穴上，剩下的给那人喂下去。

忙完了这一切，他退到一边，坐下来静静地等候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那人的喉咙里接连咕噜了两声，接着便吃力地睁开眼睛。他看清了坐在身旁的人，但却什么也没有说，仿佛在等待着对方做出说明。

那木匠也什么都没有说，他从怀里掏出一个面饼，连同水袋一起递过去。

那人连句客气话也没有说，撑起身子接过东西便极为坦然地吃起来，只不过刚开始时他吞咽得很费力。

又过了好大一会儿，也许是因为那人的体力恢复了许多，也许是因为对方始终未说话，他只好率先开口：

“你不是拿撒勒人。”

“我是拿撒勒人。”木匠毫不迟疑地回答道。

“不。狼群中不容许兔子存在，稗草中麦子也生长不起来。”

“我不想反驳你，但是我知道阳光普照大地，万物都承受着它的恩泽，因而这世界上处处都不应该只有恶而没有善，不应该只有坏人而没有好人。”

那人好半天也没有做声，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木匠一会儿，才低语道：“要是那个人就好了。”

忽然，他一挺身站了起来，高声说道：“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忙。我要到拿撒勒镇上找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约瑟，也是个木匠。”

木匠一声不响地站起来，领先走去。

“这人真怪！为什么不问问我是从哪里来的？找约瑟干什么？”那人的心头涌起一丝狐疑，但还是跟了上去。

当这两人一前一后出现在拿撒勒的街道上时，立刻在这个小镇里引起了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，有很多人亲眼看见那个疯乞丐像死人一样被抬走了，如今竟然好端端地回来了，不能不在心中大感迷惑，难道他真是一个魔鬼吗？

“喂，小木匠……”有人在喊走在前边的木匠，但却不知道下边该说些什么。

那木匠年龄并不小，但由于他是子承父业，镇上的人都管他父亲叫老木匠，也就顺口管他叫小木匠。如今老木匠已经不在人世了，但这个“小”字却没有去掉。

“小木匠！小木匠！”染匠接连喊了两声，还是没有得到回音。

又是染匠最先看出了问题：“小木匠的眼神有点怪。”他好像在自言自语，但声音却很大。

“小木匠今天就是怪。”染匠的话又引来一片附和之声。

没有人往相反的方向去想，反正大家都认定这个谜已经解开了。既然那个恶魔附体的疯丐能够乖乖地跟着小木匠走，那么小木匠就一定会什么法术。他把那个疯丐领回来干什么？哎哟，不好了，拿撒勒人恐怕从此要大难临头了！

恐慌的情绪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。但却没有一个人敢挺身而出上前拦住这两个人的去路。

木匠听不到人们在他背后的窃窃私语，仍然不紧不慢地引路前行，直到快要走到小镇的另一头，他才在一间房子前停下来。

这是一间普通百姓的住房，形状像低矮的堡垒，只有临街

一面开着一扇窗户，即使是大白天，里边也像地窖一样阴暗。拿撒勒的民房都是这种单调而乏味的式样，而且千篇一律都在外边涂上白色，不同的是涂过不久的颜色发白，年代久远的颜色泛黄。

木匠不再往前走，转过身来面对着身后那人，平静地说：

“我只能够领你来到这里，尽到我的义务；但我不能让你走进这所房子，这是我的责任。木匠约瑟曾经是这所房子的主人，不幸的是，他在十几年前就离开了人世。我是他的大儿子，名叫耶稣。我的木匠手艺就是从他那里学来的，如果他生前欠了你的债，由我来归还好了。”

那人把这个自称耶稣的人从头到脚又打量了一遍，就好像从来没见过似的。他的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彩，脸庞上明显地流露出兴奋和喜悦的神色。

“请你去告诉你的母亲，就说以利沙伯的儿子来看望她了。”

这回轮到木匠耶稣来打量对方了，他试探着问道：“你是不是叫约翰？”

“对，我就是约翰，我的好兄弟！”他张开双臂做出一个拥抱的姿势。

第 2 章

听 说是以利沙伯的儿子约翰来了，耶稣的妈妈玛利亚心头一阵激动，她把一大块酵面团塞进刚和好的面里，连手也没顾得上擦就迎了出来。

“真的是约翰来了吗？你这孩子可变多了，和小时候大不一样了。快给我讲一讲你的妈妈，她生活得怎么样？”玛利亚慈爱地抚摸着约翰的头发，一时间有好多话要说，却不知先说哪一句话好。

以利沙伯是玛利亚的远房表姐，比玛利亚年长许多，嫁给台比留城的祭司撒迦利亚为妻。她这个人很有主见，玛利亚年轻时很是信任她，有什么事情都愿意跟她说。就在约翰出生前不久，玛利亚还到以利沙伯家里住过。

“我妈妈已经魂归天国了。”约翰沉默了一会儿，又望着玛利亚说，“她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曾经多次提到过您的名字，还有耶稣兄弟。可惜我一直没能抽出时间来看望你们。”

“可怜的孩子，如果你现在无家可归了，在我这里住下来吧。”

“我多么想住下来，但是我却注定了四处奔波的命运，明

天一早我就要离开。玛利亚姨妈，我这次来有一件重大的事情……”约翰欲言又止，眼光反而转到耶稣的身上，有几分神秘的味道，让他觉得很不自在。

“除了耶稣之外，我还有四个儿子，一个女儿，也许他们能帮上你的忙。”玛利亚看到约翰脸上的为难神色，便真诚而热情地做出表示。

“我只需要您的帮忙。”约翰的目光又转回到玛利亚身上。“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，我不知道您跟没跟耶稣兄弟讲过，也许您不愿意回首往事，但是这事关我们犹太民族的前途，已经与个人荣辱无关。您一定听说过，我的父母就从来没有隐讳过我的出身，就在我出世后不久，他们就告诉所有的人，他们的儿子是上帝的先知，将成为主的先驱，为他开辟道路。”

玛利亚的眼中滚过一道慌乱的阴影。她明白约翰的意思，那件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三十年了，但它连着她最敏感的神经。她把它深深地埋在心底，不敢对任何人流露，只是偶尔在梦中闪现出当年的片断。如今当着自己儿子的面，她怎么能够开口呢？她没有转头，却已经感受到耶稣向她射来充满探询的目光。

约翰似乎看透了玛利亚的心事，把话题转开去：“对于那些不合常理的事情，每个人都不会改变自己的怀疑态度，只有由我们的至亲说出事情的原由，我们马上就会坚信不疑，因为他们最可信赖。我母亲怀我的时候，我父亲已是六十多岁的高龄，几乎所有的人都猜测这里边一定别有隐情，直到我长大以后，仍然有人在背地里骂我是野种。有一天，我的父母把我唤到他们面前，严肃地给我讲了一件事情。玛利亚姨妈，这件事情您一定比我还清楚吧！”

约翰的话搅乱了玛利亚沉寂多年的心灵活水，记忆的闸门

轰然坍塌，如烟的往事一幕幕纷至沓来。

那是春天里的一个早晨，待嫁闺中的玛利亚突然提出要去串亲戚。对于这个活泼好动的女儿，父母从来干涉她的活动，即使是在外边留宿，也没有责备过。可是如今情况不同了。她已经被许配过木匠约瑟，男方已经做好了迎娶的准备。这个时候把女儿放走，一来会引来风言风语，二来一旦出了问题也不好向男方交待。

尽管父母把这些道理讲了一遍又一遍，可是女儿却出奇地执拗，非要出门不可，不然就哭又闹，不吃不喝。

玛利亚要去看望的亲戚就是约翰的母亲以利沙伯，只不过那时候约翰还没有出生。

以利沙伯和她的丈夫住在加利利湖区西部的台比留城。这个小城是希律王在台比留登上罗马帝国皇位后建造起来的。当时的巴勒斯坦是一个靠近罗马帝国边境的诸侯封地，分别由三位封王统治。这三位分封王中，要数管辖约旦河东岸一带的加利利地区的希律王占的地盘最大，几乎占了巴勒斯坦全境的一半，其中包括整个犹太地区，耶路撒冷这座著名的圣城也在内。节制这三位分封王的，还有一个罗马帝国派来的犹太总督。不过，希律王对这位总督非常瞧不起，也对他毫不惧怕，他知道决定自己宦海沉浮的大权掌握在罗马皇帝手里，他建造这座用皇帝命名的小城，就是想讨皇帝的欢心。这种做法对于他说来，可以说是故伎重演，上任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丁在位时，他就曾建起了一座小城，命名为利维阿斯，以取悦奥古斯丁的妻子。

玛利亚一个人来到台比留城，找到以利沙伯的家里，这时候的以利沙伯已经怀孕六个月了，隆起的肚子像个倒扣的铁

锅。

玛利亚心中暗暗有些吃惊。以利沙伯刚怀孕时，曾经泪流满面地对玛利亚说：“我就是流干了眼泪，也洗刷不掉我在人间的耻辱。”以利沙伯脸上那绝望的表情，当时让玛利亚感到十分伤心，陪着她流了半天泪。以利沙伯还叮嘱玛利亚，千万不要把她怀孕一事说出去。

可是这一次，以利沙伯却好像变了一个人，脸上洋溢着愉快幸福的神色。她骄傲地挺起肚子，毫不掩饰自己的满足心情。

不大一会儿，以利沙伯的丈夫撒迦利亚回来了。他老态龙钟，满脸皱纹，好像风干的柿子皮，佝偻着腰，活像个大虾米。见了玛利亚，他只是朝她笑了笑，却没有打招呼。

“他变成哑巴了。”以利沙伯笑呵呵地解释道。

“这是真的吗？怎么了？”玛利亚吃惊地问道。

“是这么回事儿。”以利沙伯把玛利亚拉到自己身边，柔声地说：“有一天，老撒迦正在殿堂里祭拜，老百姓们都在殿外祷告。当轮到他上祭坛进香时，他突然看见香坛的右边站着一个人，这个人穿着一身雪白的长袍，头上放金光，背上还长着一对翅膀。老撒迦吓坏了，腿颤手麻，刚想逃走，就听见那个人开口说话了：‘我是侍奉上帝的天使加百列，奉上帝之命来告诉你一个消息，你的妻子将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他不仅会给你带来欢乐，还将给许多人带来欢乐。他将具有先知的能力。他还能叫人间的隔阂冰消云散，叫悖逆的人回心转意，走上理智之路。’”

“老撒迦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他将信将疑地问：‘我凭什么相信会有这种事呢？我的年龄这么大，早已失去了生育能力，怎么会有儿子呢？’”

“那位天使显然有些生气了，他提高了嗓音说：‘你居然对上帝的安排有所怀疑，为了表示惩罚，你从现在开始将变成哑巴，直到你有了儿子才能重新开口。’

“老撒迦焚香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，守候在神殿外边的人都等急了，一见到他出来就有人上前搭话，可是他却光打手势不说话。一位有见识的老祭司吩咐大家不要惊慌，更不可胡乱猜疑，他知道老撒迦一定是遇见了神异之事。就这样过了好几个月，直到有人看出了我怀了身孕，也没有人敢在背后嚼舌头。犹太人都敬畏神明，他们都懂得，心生妄念是会得罪上帝的。”

以利沙伯滔滔不绝地讲着，玛利亚静静地听着，撒迦利亚在一旁满脸笑意。

“玛利亚妹子，这件事的底细我只告诉了你一个人，目前还不想让别人知道。但我相信天使的话一定能应验。”

以利沙伯正说到神采飞扬的时候，忽然听到玛利亚发出一声幽幽的叹息，这才注意到她的脸色有些难看，便关切地问道：

“你怎么了？是不是有病了？家里出了什么事情吗？”

玛利亚一个劲儿地摇头，垂在胸前的头越埋越深。

以利沙伯使了个眼色，撒迦利亚知趣地退了出去。

玛利亚本来有一肚子话要对以利沙伯说，可是就在撒迦利亚转身离开的一瞬间，她的脑海中突然闪出一道光亮，她立刻改变了主意，决定什么也不对以利沙伯说，不管以利沙伯怎样追问也不说。

玛利亚在以利沙伯家中只住了一宿就要回家，以利沙伯怎样留也留不住。临走前，玛利亚拉住以利沙伯的手，久久也不放开：

“我相信上帝会赐予你一个男孩，到了行割礼那天，你一定要把我的未婚夫约瑟请来，我求你一定办到！”

玛利亚的话语是那样郑重其事，反而让以利沙伯隐隐有些不安。按照犹太人的规矩，男婴生下来第八天都要行割礼*，亲朋好友以及周围邻里会前来祝贺，正好撒迦利亚和约瑟家能牵扯上亲戚关系，如果盛情相邀的话，他还是会到场的。

“你放心好了。”以利沙伯看得出玛利亚一定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又加上一句，“你如果还有什么为难事，一定要找我帮忙。”

玛利亚回到家中后，父母很快就发现她性情大变。过去，她一天到晚往外边跑，像山间的野风；如今，她成天躲在家里祷告。过去，她很少去犹太会堂里听讲；如今，即使在家中也捧着一本经书，就好像能读懂一样。

细心的母亲还发现，女儿变得贪睡厌食，容貌也有几分憔悴。

不知怎么一下子，拿撒勒小镇就被一个流言盛满了，说是玛利亚与人勾搭成奸，已经身怀六甲，据说那个野男人还是个罗马士兵。

犹太人非常痛恨乱搞男女关系的人，对于淫妇的痛恨甚至超过了奸夫。在很多村庄里，不需要什么审判，只要认定某女犯了淫荡罪，就可以将她勒死，或者用乱石打死。慑于这种残忍的做法，没有哪个未婚先孕者敢暴露真相，更不敢冒险把孩子生下来。在犹太人眼中，凡是通奸或不合法婚姻所生的后代，都先天就具有叛变、亵渎上帝的恶质，一旦他被发现有不轨行为，将要受到的处罚会比常人严厉好多倍。

* 割礼，犹太教对初生男婴举行的一种宗教仪式。行礼时，用石刀割损阴茎包皮，作为神和人缔约的象征。